



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

杨晓升★主编

小放牛

重 门 深 院 里 谱 一 曲 没 落 贵 族 的 无 尽 挽 歌

叶广芩 著

寿康宫内太监们的看家戏是《小放牛》，一男一女，村姑和牧童，在春天的田野上一问一答，边歌边舞。清纯靓丽，调皮欢快，最能博得老太妃的开心。《小放牛》中扮演牧童的就是张文顺，张文顺秀气灵动，本人又是乡间农户出身，放过牛捕过鱼，所以把个小牧童演得活灵活现，十分可爱。演村姑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太监，银盆大脸，一身赘肉，腰粗得像桶，屁股大得像碾盘，搽一脸白粉，点两坨胭脂，穿上绿绸小褂，蹬一双大绣花鞋，整个一个跑旱船的，一出场就会把人笑翻。



YZLI0890112584

鲁迅文学奖★老舍文学奖★中国女性文学奖★《北京文学》奖★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获得者★人性力作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小放牛

叶广芩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YZLI089011258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放牛 / 叶广芩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1.12

(三昧文学馆·中国当代名家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008-5101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9151号

小放牛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李 阳 吴 迪 陆文洋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杨向辉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
010-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4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叶广岑作品

卷一 小放牛 001

卷二 黄连·厚朴 054

卷三 梦也何曾到谢桥 096

卷四 后罩楼 137

卷五 雨 157

卷六 对你大爷有意见 182

卷一：小放牛

牧童哥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我要吃好酒哪里去买哪哈哟呀咳？

小姑娘，你过来，你要吃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哟呀咳！

——京剧《小放牛》

我母亲生了三个女儿，按兄弟姐妹的顺序排是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按叶家的女孩论是五、六、七，我就是那个老七。我常自比为叶家“七仙女”，喜欢看的戏是《天河配》，也就是牛郎织女，逢到七月初七，要躲到葡萄架底下去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。北京人都这么糊弄小孩子，其实全是瞎掰，人家真有什么“悄悄话”也轮不到我们去听。我们家跟着我到葡萄架底下干这种傻事的只有一个，我的五姐姐。五姐姐比我大不少，本来我母亲说生两个足够了，她已经不年轻，可不知怎的，在四十多的时候又突然来了个我，用父亲的说法我是“拉秧”的瓜。开始还不明白什么是“拉秧的瓜”，后来才知道，敢情是长不熟天就冷了，扯断瓜秧，残留在上头可怜兮兮的青瓜蛋子。倘若说“拉秧的瓜”智商欠缺，傻了吧唧去听牛郎织女说话尚有情可原，五姐可是结了婚的，五姐这个老完家的媳妇不住婆家住娘家，永远是一颗童心，永远长不大。在叶家的孩子中，与我厮混时间最长的当属老七，其次就是五姐了。五姐在娘家迎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，并且参加了街道的一系列宣传活动，成为积极分子，后来还入了党，说她是我们家三姐之外第二个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，应该没错。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，在此之前参加革命的属于老干部，待遇要比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高，到老了是离休，不是退休，北平解放在1948年11月，所以我们家的离休人员只有

五姐一个。

作为老干部的五姐有过两次婚姻，儿女不少，到老年却显得有些孤单。不是没钱，是没人，老龄化问题如今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要面临的严酷事情，如果能成为原五姐夫占泰那种不理世事的超脱半仙儿也好，能像后五姐夫王连长那样先老伴而去，落个大松心也好，怕就怕半死不活，孤孤单单，寂寂寞寞地挨着，沉闷啊！沉闷的五姐在北京复兴门的高楼上过着平淡的晚年，每回给我打电话都要抱怨，抱怨儿女的不孝，抱怨北京的污染，抱怨菜价的上涨，抱怨兄弟们的冷漠……我劝她多去看看仍旧住在戏楼胡同的原五姐夫，她说，当然是常去的，爱情不在友情还在，他今年的被褥还是我给拆洗的，紫阳老家送来的上好米酒，我也全给他送去了……

我让她到西安来跟我住些日子，她不来，说她不喜歡西安，一吃羊肉泡她就想起王昭君，想起“万里腥膻如许”的句子，怎么得了！亏我能在西安这样的地方一待四十年。我告诉她，羊肉泡和万里腥膻没关系，王昭君是从西安走出的，她到了出产羊肉、羊绒的地界，但是她不代表羊肉，不代表腥膻。五姐说她在内蒙搞过“四清”，王昭君名义上是埋在了呼和浩特，其实刚走到包头附近就跳河自杀了，那儿还有王昭君的墓，为什么跳河，还不是因为吃不惯那羊肉！王昭君在包头自杀的事我没听说过，反正五姐是不来西安，不但来，还让我到北京去和她住，我说我还没有退休，走不开。她说，你那个工作退不退都一样，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回来，北京毕竟是你老家，多少知青都办回来了，我就纳闷，你怎就不想着回来，你回来了，我的心就踏实了。

回不回北京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在这里咱们且搁下回北京的事，我先跟您说说我五姐的故事。五姐在解放初期和张安达一块儿演过《小放牛》，张安达跟我们家常有走动，虽说曾经当过太监，但没有一点儿坏毛病，很随和朴实的一个人。莫姜临死之前亲口跟我说，她跟张安达一块儿在寿康宫敬懿太妃跟前当过差，她是把张安达当娘家人看的。我想，这怕也是张安达一直和我们家保持联

系的一个原因,同是天涯沦落人,互相关照着,惦记着也是人之常情。

五姐和张安达的结局属于殊途同归,他们先后进了托老所,不同的是张安达1958年进的“街道敬老院”,五姐二十一世纪进的是“养老中心”,两人先后相差了四十多年。

我到养老中心去看望五姐。

在青山坞下了长途汽车,有电瓶车在车站等候,司机说是专程来接这趟车的,从这儿到“杏花深处”还有一段路。

下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年轻人,我们三个坐上了那辆带有观览性质的电瓶车,都说“杏花深处”的服务还挺周到,要不这段路程得走四十分钟。司机说只要公共汽车到站,有人没人他都得来接,虽然十之八九会落空,可也不能不来,这是接待科的规定,“杏花深处”的制度严格至极,谁不遵守就要扣分,分数是和工资挂钩的。

车沿着山道慢慢开,树荫渐浓,司机的话也渐多,给大家介绍说左边那座圆顶的山叫猫耳山,后头那座尖的叫鼠须峰,鼠须峰有大溶洞,正在开发修索道,将来这里的旅游前景辉煌而灿烂……

车上的男的对女的说,上个月咱们到西山给你爸爸看坟地也是坐的电瓶车,景致跟这儿差不多。

女的说,你找抽是吧!这回可是给我妈找养老的地界儿,我妈还硬朗着哪,一顿能吃俩馒头,离坟地还差得远!

男的说,都是依着山坡建的,就是有气儿没气儿的差别罢了。

司机说,“杏花深处”北边也有公墓,要是你们同时选中了,有气儿没气儿的都住在这儿,能随时见面。

大家都不说话了。

电瓶车七转八转走了十几分钟,一股花香扑鼻而来,紧接着望见了道旁无数繁茂的杏花,“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华鲜美,落英缤纷”,好像进入了世外

桃源。车在花的胡同里行走，飘落满身杏花雨，想起温庭筠的诗句“知有杏园无路入，马前惆怅满枝红”，我不禁为这一片灿若云霞的花朵而陶醉，而心旷神怡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此时恰巧有女声合唱在林中唱响，细听有高有低，竟然还是几个声部：

三月里来桃花开、杏花白、月季花儿红，
又只见那芍药牡丹一起开放哪哈哟呀咳！
牧童哥，你过来，
我要吃好酒哪里去买哪哈哟呀咳？

唱的是京剧《小放牛》，不过这京剧已经有了太大变化，颇似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”，似歌似戏，婉转抒情，别有一番境界。见我跟着调子哼唱，司机得意地说，这是我们“音乐course”的学员在排练。

我问这儿有多少course，司机说，除了“音乐course”以外，还有“美食course”、“美术course”、“书法course”、“舞蹈course”、“模特course”……多了去了，我们这儿顶有名的就是“音乐course”。

我说，你最好把后头的course省了，光说前头的就行了。

司机笑笑他说习惯了，这儿的人都这么说。

男的问course是什么意思，女的说，连“科目”都不知道，你的英文硕士我看是白念了！

男的说，英文单词成千上万，能让我一个一个都碰上吗？

女的说，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听过猪哼哼？

男的说，现在是猪肉好找，猪哼哼难寻。

车上这一对，一说话就抬杠，是对冤家。

动听的《小放牛》音乐渐渐远了，我说，唱得真好，没想到这里还是个藏龙卧

虎的地界儿。

司机说,“杏花深处”的当家人叫王佳模,是从英格兰回来的,家里在外国开着牧场,专门养牛,本人特别喜欢音乐,当过业余合唱团的指挥,在柏林观看过帕瓦罗蒂的独唱、卡拉扬的指挥,是见过大世面的主儿。王佳模没有子女,老了,把农场卖了,带着夫人回到了国内,如今“杏花深处”一多半的股份都是他的,他是董事长,这里的事儿他说了算,是他组织了这些course。他管这些小组叫course,我们当然也叫course,我们的“音乐course”是董事长亲手抓的,还上过电视呢。

车上男的说,王佳模看过帕瓦罗蒂就算见过世面啦?不就是意大利的老帕嘛,我还看过呢!老帕送上门来在午门唱的,甩着块大手帕,唱得罢了,一句也听不懂,票价倒贵得一般人买不起。

女的说,连世界“高音C之王”你都看不起,我看你是没救了,到现在你连“卡拉OK”的门都没进过,除了咱家厕所,在别处你压根儿不敢张嘴,就这德行你还有资格评论帕瓦罗蒂,羞你先人吧!

男的说,你怎么拿我们家祖宗说事儿?

女的说,我不拿你们家的祖宗说事儿拿谁家祖宗说事儿!

司机问我去“杏花深处”看谁,我说看我的五姐,他问我五姐是谁,我说了名字,司机立刻说,大名人呀!您姐姐是“杏花深处”第一美,是“音乐course”里头拔尖儿的人物!

我说,你们的第一美,快八十了。

司机说,八十在这儿算年轻的,您那位姐姐扮上小村姑比十八都嫩,她在这儿的老“粉丝”、小“粉丝”多了去了,包括我在内,我们都捧她,章子怡是漂亮,可离咱们太远,够不着不是!我说呢,打您一上车,我就看着像谁,敢情是叶腕儿的亲妹妹到了,得咧,您得下车,刚才唱的那拨人里头就有您的姐姐,您错过啦!

我下了车,司机告诉我沿着小路走,见着广告牌往右就是了。

我顺着石径走了一会儿，果然看到了头顶有“杏花深处，颐养天年”的广告牌，广告用的是真人实景的大照片，照片上一群男老人和女老人幸福地笑着，想来都是经过挑选的，一个个长得都很周正。我的五姐是其中的主要角色，银白的头发烫成了大波浪，满口白牙一个不乱，排列得十分整齐，红润的脸蛋，嫩粉的T恤衫，与周围一群人伸出俩指头做着“V”的手势。广告上所有人的皱纹都被抹去了，所有的老年斑都被掩盖了，人人都不胖不瘦，个个都精神矍铄，真不能小觑电脑的骗人本事，它能把老头老太太整成精。

杏树越走越密，已经看不到天空了。

这个自费养老院，叫“杏花深处”，大约就是因了这片杏林，林子的树都很大，想是在没有养老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过去老北京揶揄清朝宫廷暴发户是“树小房新画不古，此人必定内务府”，是说暴发者的迅速和张扬，但跟当前新贵比又逊一筹，如今满街上大卡车拉的都是大树，移植大树成风，乡间的大树一棵跟着一棵进了城，焦躁的新贵们已经等不得树木成长，小树长大，那是几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情，他们要的是眼下，他们现在就要改变“树小房新”的局面，新建筑有大树撑腰，就是有根基，有品位，就是粗壮的门面。这么来看，“杏花深处”倒真是很难得了，它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，如若这里是一片桃树林、一片梨树林、一片石榴林，则又会叫做“桃花深处”、“梨花深处”、“榴花深处”，但无论哪个花深处，好像都比“杏花深处”好听，杏花深处容易让人想起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句子，有卖酒的嫌疑，跟养老院不搭界，更有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的歧义，总之还不如像山西的酒厂，索性叫了“杏花村”更直截了当。

前面传来阵阵歌声，明朗清晰，是男声部：

三月艳阳天，放牛到村边，
野花红又艳，山草青又鲜。
黄莺枝头叫，白鹅戏水间，

今日风光好，山歌唱连天。

曲调我再熟悉不过，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向林子深处走去。

有几十年没听过《小放牛》了。

二

过去的敬老院现在叫做养老院，叫做养老中心，叫做了“杏花深处”，变成了有钱才能来的地方。以前的敬老院是市政拨款的福利单位，只要是没人赡养的老人都可以住，自己不掏一分钱，由国家管吃管喝。比如张安达住的那个，一直到他死，连棺材钱都是敬老院给出的。

五姐这个养老中心，每月要交钱，而且不少，连一卷手纸，也要自己去买。

我想起了几年前五姐初进“杏花深处”那天，也是杏花开放的时节，是艳阳高照的春日，那时候董事长王佳模大概还在英格兰牧场放牛，这里不过是个很一般的养老院，没有什么course之类。

进养老院那天，五姐的脸色阴得几乎要拧出水来，大有被遗弃之感。除了她的儿女之外我也从西安赶来了，五姐大我十好几岁，是老姐姐了，我在作家协会工作，不用坐班，有的是时间陪她，外甥们也许正看中了这个，送他们的妈进养老院的同时把他们的小姨也拽来当临时陪衬了。

五姐那些忙碌的子女们当天下午就匆匆忙忙地返回城里了，好像第二天都有无法推开的东西，谁也不能陪伴他们的母亲度过“养老院”的第一个夜晚。

周围是一排排灰色的平房，木头门窗，水泥地面，那时这儿还不叫“杏花深处”，叫“青山养老院”，是某个农场的旧房改建的。一进管理室的门，墙上明码标价地写着收费价格，有生活自理和不能自理两个标准，生活能自理的，餐费、单间住宿费、管理费，每月收取1260元，月前支付，单间外还有两人间、四人间、六人间……

五姐住的是单人间。

下午,孩子们走了,闹哄哄的房间里安静下来,好像一下变得空旷了许多,我让人在墙角加了一张折叠床,加床的人说,租赁床铺和被褥每天20元,我给了对方两张票,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这里住上十天,之所以这样是我看见姐姐对我的举动在意而关注,如同无助的孩童,她害怕我离开,害怕即将面对的陌生和孤单。我对她说,我最近没事,在你这儿住几天,这儿清静。

在养老院餐厅,我们吃了当天的晚饭,餐厅门口写着开饭时间和当日食谱:

早饭:馒头、南瓜粥、小菜,鸡蛋一个。

午饭:米饭、肉片炒洋白菜、拌菠菜、鸡蛋汤。

晚饭:片汤、花卷、小菜。

每日食谱大致相同,不同的是早饭后有顿加餐,或牛奶或豆浆,轮换着来。如若另有要求,可让小灶厨师单做,费用自理。

这样的食谱对于消化能力衰减的老人来说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设计,可我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,好像又找回了当年在工厂当学徒工,敲着饭盒在食堂售饭窗口等待开饭的感觉。饥肠辘辘,没有油水,总是觉得饿,一天的主要精神全放在吃饭上,这顿刚吃完,又盼着下顿了,尽管下顿也跳不出白菜萝卜的范畴。

那晚,跟五姐喝着片汤,就着咸菜吃花卷,按说也够了,可我还是让小灶师傅做了熘肝尖和西红柿炒鸡蛋。结果菜剩了不少,五姐对我说,我们平日是奢侈惯了,现在吃这个怎的就觉得委屈呢。

我说:我没觉得委屈。

五姐:没觉得委屈你点这些菜干什么,以后我日日要吃这个,难道日日要点熘肝尖?

我知道她情绪不好,这样的改变搁谁身上谁也不会好,五姐有两个女儿一

个儿子，孩子们不能说不孝顺，就是精力顾不过来，各自有各自的工作，各自有各自的家，五姐的脾气随着年纪增长越发不随和，越发古怪，自从老伴儿去世，性情变得很孤僻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感到谁都对不住她，谁都在算计她。她常常站在五斗柜前看着一张《牧归图》的国画发呆，画上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横吹短笛，头戴草帽，身披蓑衣，在杏花丛中逍逍遥遥向家走去，后头跟着一只欢快的撅着尾巴的小黄狗。这幅画是我们家老七应五姐的要求画的，画上的牧童是我的姐夫，紫阳大巴山人，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的，后来当了八路军的连长，解放后当了某部司长，却依然依恋大巴山，在北京去世后依着他的遗愿，将骨灰送回老家，埋葬在他日日放牛的山坡上。五姐对着画上的牧童说……你个小牧童儿，现在你到家了，舒坦了，可是你身后头的小黄狗还在路上跑呢，它找不着家了……

说着说着，老太太眼泪就下来了，儿子、媳妇自然不理解，待得好好儿的，这是怎么了，谁招惹您了？得了，老太太，您到闺女们那儿住几天，换换环境吧！

闺女那儿没有“小牧童”，老太太有些失落，依着北京人“宁看儿子屁股不看姑爷脸”的原则，老太太的心情也并不舒畅。姑爷是外姓人，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在娘家算是“客”，女儿既然是娘家的客，那么娘家妈自然也是女儿家的客，老太太在两个女儿家轮流住，环境不同，感觉一样——跟要饭的差不多！有时姑爷把碗放重了一点儿，她也要动动心思，想想是不是对着她来的。在女儿家不能跟“小牧童”说话，她索性一天不说一句话，不但她自己，把闺女、女婿闹得也很紧张，连话也不敢大声说，双方都变得有点儿神经质了。女儿拐弯抹角地想带她去看心理医生，她一听就火了，把我当什么了？精神病吗？想让我走就直接说，弹什么哩格楞！

老太太一赌气，走人。也不让闺女送，自己打的回来的。

五姐的脾气倔，不受一点儿委屈。其实也没人给她气受，是她自己多心。

儿子是工厂装配工，挣的薪水有限，性格有些懦弱，被姐姐们称为“小白

兔”。“小白兔”理所当然地跟着妈，妈妈的房子大，还有一份不菲的退休金，是靠山。媳妇是会计，单位有房，娘家妈住着，两室一厅，小两口不便去挤，再说，儿子没离开过家，从小就是在这所大屋里长大的，老太太没理由让儿子媳妇另起炉灶，在外头单过。老了老了，她不靠儿子靠谁呢？

可事情并不是想得那样简单，谁靠谁还得两说着。

五姐容忍得了儿子容忍不了媳妇，她看不惯儿媳描眉画眼的模样，说她一看见媳妇的熊猫眼就想起卓别林，心里就猫抓似的乱；她嫌媳妇起得比她晚，每天享受她做的早餐，把人间的纲常弄颠倒了；嫌媳妇当着她的面跟儿子犯嗲，跟儿子挤到浴室里光眼子洗澡，全没有她这个妈在跟前的顾忌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个；嫌媳妇呵斥她的儿子像呵斥狗，还把她儿子叫做笨笨狗，她儿子要是笨狗那她是什么，这不明摆着骂人吗；嫌媳妇霸住了儿子的经济，把儿子管成了穷光蛋，连抽烟也要偷偷跟妈要，哪儿还像个爷们儿；嫌小门小户的媳妇就知道算计，两口子一月交老太太五百块钱，下班准时回家吃饭，却连棵青菜也不买，过年提回来一箱“可乐”一箱“雪碧”，是单位发的，说是孝敬，可老太太不喝那冰到肚脐眼儿的凉东西，孝敬全是白搭；儿子媳妇的屋脏乱得进不去人，被子一月不叠，桌子上扔着臭袜子脏裤衩，不能称为卧室，只能叫“窝”，老太太看不下去，让小时工一周打扫一次，小时工说这样脏的屋子得加钱；眼瞅着媳妇的肚子大了，做婆婆的应该高兴，但她也看出来了，媳妇打的算盘是将来要把她当做带工资的保姆，说小孩三岁以前不进托儿所，不请佣人，要“自己带”，这样跟爹妈亲……是跟爹妈“亲”哪还是跟奶奶“亲”哪？

五姐的想法越来越多，是自己的亲骨肉，情分却越来越掺水。不错，当妈的应该无条件付出，母爱嘛，可是母爱多了也把孩子们惯出毛病了。

住到养老院去是她最先提出来的，也只是个想法，却没料到得到全家的一致赞成，最赞成的是媳妇，说养老院有很多伴儿，平时有人伺候，省得闷得慌，他们每周去看妈，给妈买好吃的……五姐明白儿媳的心思，她走了，媳妇会把娘

家妈接来伺候月子，这大房子由着她们做主，自在痛快，白捡个大便宜。

五姐也不傻，她提出了“自力更生，不给儿女添麻烦”口号的同时，把自己四室两厅的大房租给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，连全套家具、炊具在内，月租七千，等于是韩国人替她养了老还绰绰有余地给了零花钱。老太太的工资卡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睡大觉，再没有别人的份儿，卡里的数字只要她活着，就月月自个儿往上长，就跟胡同口那些梧桐树似的，初栽时不过胳膊粗，现在已经抱不过来了。

看了母亲和韩国人的合同，“小白兔”儿子傻了眼，他或者在外头租房，或者跟岳母挤在那套简陋的两室一厅去。

兔秧子有种断奶的感觉。

五姐跟她的儿子说，这两年我也想明白了，你们的生活不能在别人奋斗了一辈子的成果上起步，你们得从零开始，自力更生，你们有你们的日子，你们有你们的前程。不遇阴雨，岂知明月？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。

我说五姐的做法有点儿绝，五姐说这是最佳的选择，我是还没到她这年纪，到了她这岁数也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日本有个电影叫《狐狸的故事》，电影里小狐狸长大了会被妈妈咬出去，让它们自己到生活中去磨砺，看着残酷，其实是爱……

在食堂吃过片汤和花卷，紧接着是晚上漫长寂寞的时光。

五姐晚饭后一直坐在她的房间里，管理人员告诉她，走廊东头就是活动室，那里有电视，可以下棋、打牌，还可以结识新朋友，五姐不去，她不喜欢下棋，也不会打牌，更不想认识什么新朋友。管理人员推荐说外头杏花开得正好，到杏林里散散步也很不错。五姐说她不喜欢杏花，那味道太甜腻。

她就那么闷闷地坐着。

咬走了小狐狸，老狐狸也不好受。

我里里外外地替她打点，将带来的各种吃食放进小柜，把洗换衣裳收进衣

橱,告诉她打开水的锅炉房和小卖部的位置,告诉她到附近银行取钱怎么办手续……五姐没有表情,大概是为这一行动后悔了。我想跟她商量,要是不习惯,明天就退手续,回家!

我还没张嘴,五姐对我说,你看我这不是成了张安达了吗!

原来五姐此刻想的是张文顺——张安达。

三

张文顺是天津附近静海人。

张文顺进宫的时候十三岁,十三岁应该说还是个半大孩子,是在娘跟前撒娇,在田野里撒欢的年龄,可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看人的脸色,知道怎么伺候人了。张文顺在静海的家里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妈,当太监是他的自愿,不当太监他和他妈都得饿死——他们家没地。张家的日子全靠张文顺给人放牛、打短工维持,吃了上顿没下顿,日子过得艰难,他放的两头黄牛是本村余家的,余家老二在宫里当差,说要是张文顺愿意干,他能帮着引见……为了不让母亲挨饿,张文顺决心走这条道——当太监。

半大孩子一进宫便不是孩子了。

“安达”是宫里人对太监的尊称,“安”在这里读去声,发“案”的音,“达”读轻声,一带而过,影视作品里有“小李子”、“小的张”一类称呼,那是只有皇上、太后叫的,连皇后本人也得尊称那些有头有脸的太监为“某安达”。“某安达”跟“某公公”近似,“公公”是明朝叫法,清朝多叫“安达”。

张文顺张安达原是一个洒扫庭院的粗使太监,跟我们家认识是因为每年冬至要从宫里给送煮白肉来。冬至的时候,皇上要在坤宁宫煮白肉,祭祀祖先,祭祀之后那些白肉便赏给皇室宗亲,让大家不要忘记祖先征战之苦,创业之艰。白肉在傍晚之前由太监分别送至各家,太监们都愿意干这差事,因为这是讨赏的好机会,皇上也明白,每年“送白肉”是太监名正言顺捞取外快的一个由头,这

点儿油水是顺水人情。太监们送了肉在主家磨磨蹭蹭、滋滋歪歪地不走，喝茶泡工夫，其实是等赏呢。收了白肉谁也不敢慢待太监，谁知道他会在皇上跟前说些什么？不给赏钱不行，给少了也不行，给少了太监立刻会阴不搭地甩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来，给主家添堵。我们家不是皇上的嫡亲，所以每回分到的肉除了皮，大部分是骨头棒，送肉的太监也不是重要角色，是扫院子的张文顺。跟其他太监不同，张文顺更像饭庄子送菜的小伙计，从来都是搁下肉就走，干脆利落，一刻不多待。我父亲让看门老张追出去给钱他也不好意思要，推让不过，象征性地捏几个，说是当车钱。我父亲说，张文顺心善，不贪，在宫里这样的人不多。

溥仪退位后，张文顺再不来送肉，因为聪明伶俐，长得标致，他被敬懿皇贵太妃要到跟前去当差。敬懿太妃是同治皇上的妃子，住在寿康宫，宫闱邃密，殿宇深沉，敬懿性甘淡泊，不沾名利是非，在宫中口碑不错。

跟慈禧不同，敬懿爱看戏却不懂戏，她看戏看的是热闹，她没有婆婆慈禧那样对戏曲的热爱和研究，慈禧在世，动辄就在畅音阁、漱芳斋听戏，叫外头大班、名角进宫，大排场大动静，锣鼓喧天震撼整个宫闱。敬懿是收敛而沉稳的，她从不叫外头演员来唱戏，也不让宫里自养的戏班来演出，至多让身边擅长歌舞的小太监关起门演两出小戏，自娱自乐，纯属解闷儿。到了老年，光绪、慈禧相继去世后，敬懿几乎从未走出过寿康宫半步，看太监的演唱成了她的唯一消遣，演唱的剧目也很单纯，全是载歌载舞的欢快表演，比如《小上坟》、《小放牛》一类。老太妃一辈子看的人生悲苦大戏太多了，老了，求的是简单明快，图的是安静省心，不想给自己找别扭。

寿康宫内太监们的看家戏是《小放牛》，一男一女，村姑和牧童，在春天的田野上一问一答，边歌边舞，清纯靓丽，调皮欢快，最能博得老太妃的开心。《小放牛》中扮演牧童的就是张文顺，张文顺秀气灵动，本人又是乡间农户出身，放过牛捕过鱼，所以把个小牧童演得活灵活现，十分可爱。演村姑的是个四十多岁